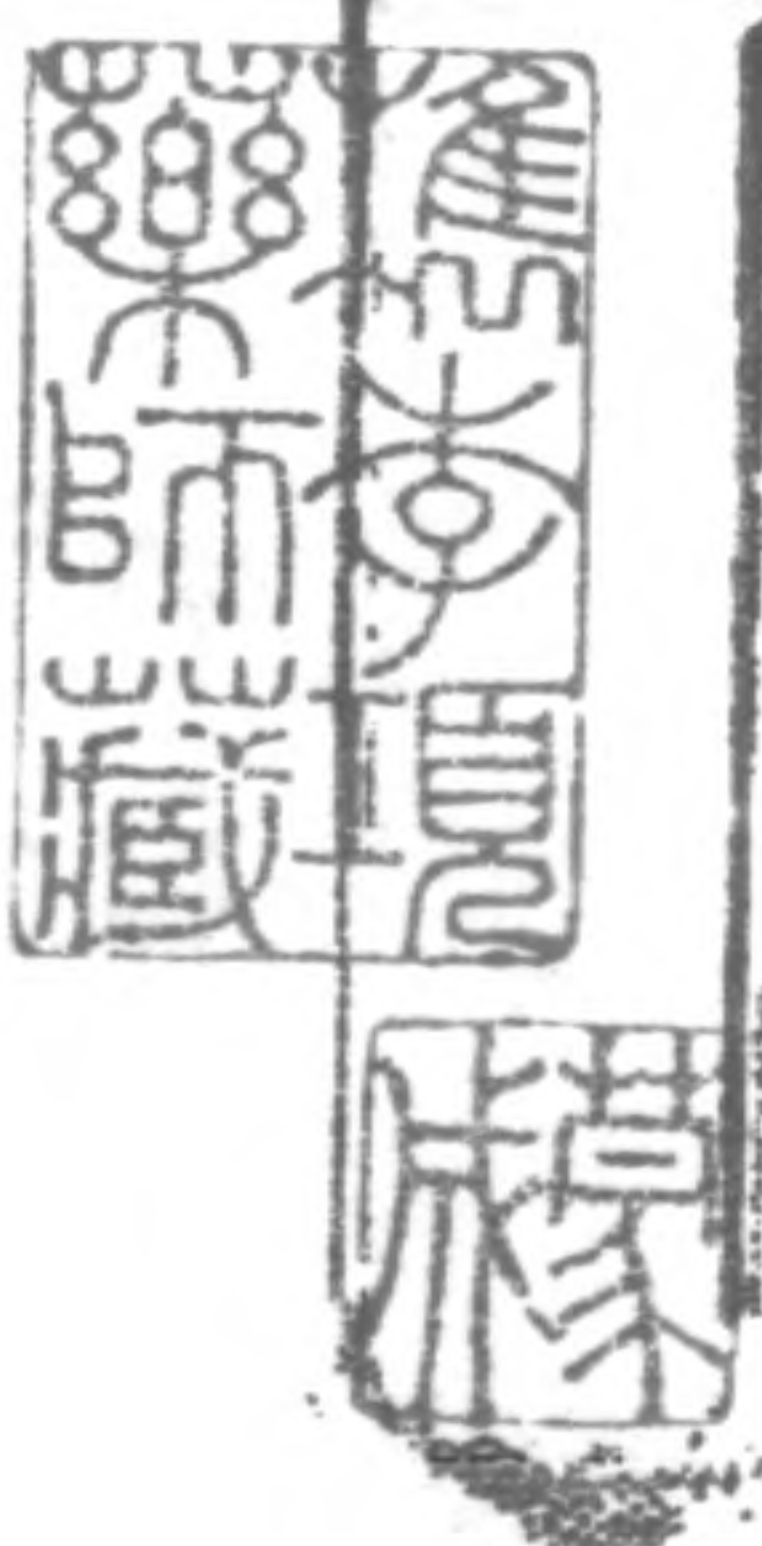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二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魏郡之兵精糧多何權曰承父兄餘資八兼六郡之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

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揚州刺史鎮壽春

春指舊或為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

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

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

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貸他改故之變張勝有故

也貸或為貳匪有陰構音八音赤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

豐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志實為佞人所構會也

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曰碩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

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戰國策曰曾參殺人又有告曾參毋人又有告曾參毋乃技杖而起毋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

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

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

也挾疆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廷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

中主也從牛子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安楚辭曰竊悲從或為後非也

盛宋均詩緯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申包胥之氣注曰緒業也

事勢遂齊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

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孤

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

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

隙漢書谷永曰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

與劉備和親故事漢也

阮元瑜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

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

情已深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

乃以弟女配策小第又為子章取賁女皆違異之限中

禮辟策第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皆

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

侵辱或起瑕疊心忿意危用成大變意不自安若韓信傷

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

稱疾不朝由此日慈陳韓友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

所而與家臣謀夜許赦諸官徒如欲發法襲呂后太子范

傷甚衆仁荆土本非已分

委今盡以與君實非相侵

翼取其地耳萬金者思計

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

光武指河而誓朱綰

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

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

攻洛陽朱綰守之今公誰

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

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

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改

河水在此是以至情願

言不食言是以至情願

造舟舡取足自載以云

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三月軍不諱作輕舟治水軍

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整

萬皆東渡江西遂虛合

注曰灤非有深入攻戰之

祖了切安人之亂自謂策得長無

畫與君莫取其餘言荆州之

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

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

地何必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帝

乘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

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

彭說綰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守乎綰曰大司徒公被害綰與

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

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

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往年

九江貴欲觀湖灤之形定江濱

計將恐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

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

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

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

無形蘇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

國策曰智伯伐趙與韓魏趙以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楚王戊常設醢後漢書後漢書曰吳王有

後戊乃與吳王通鑑通鑑曰吳王有

邪謀陽奏書陽奏書曰吳王有

不納去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

以微知著耳見以微知著耳

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還舉還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安欲安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

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必為必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

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如術如術也左氏傳左氏傳曰越子伐吳

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或右鼓謀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當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

取塞臨晉信迺益為疑疑兵陳船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

陽以木罽渡軍襲安邑魏王魏王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

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人人威重威重也言以然有

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

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策漢書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

圖部署兵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

招聚其眾自稱西川上將軍遣子子恂詣關隗囂將王元說囂

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

世一時也心心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彭寵已見朱三夫不寤

然元計遂反

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

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

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羊勝皆匿王

後宮韓安國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

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實融字周公

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

東向隗囂使辯七張玄遊說西河曰今谷據土宇與隴蜀

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

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人司空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

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

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姚猶親愛也二所謂小人之仁大

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

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

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温舒徒諸名禍猾但

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

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

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

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

州豫章南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

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

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

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願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

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衮職有關

曰牽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安軍西征太子尚在孟津小城

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三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爾雅曰局近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毛詩曰願

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

日南皮之遊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在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有以為父矣淮南子曰白六家異說各有所出彈碁間

設終以六博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

先補角世說曰旅食南館儀禮曰也士無

不出魏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

於清泉沉朱李於

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

遊後園輿輪徐去

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

來愴然傷懷莊列子

祭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

樂難常足下之德

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哀余願而言斯

逝化為異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鬼鬼私恨無

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

於異物託於同生聚散變化無

每死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

麤賓紀時景風立羽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

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

暖衆果具繁時如馬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

易通卦驗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

暖衆果具繁時如馬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

易通卦驗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

暖衆果具繁時如馬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

易通卦驗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

託乘於後車毛詩曰道之何遠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老子曰聖人自愛不白

與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一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咸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也三年不見

東山猶嘆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

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

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劭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

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頃臯相失每至觴酌流行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揚惲報孫會宗書曰當此

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

年之間零落略事空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

定也都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

子化為糞壤可柁以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而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

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

周曰身材高妙遠以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箕山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

此子為不朽矣

金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

書二十篇號曰中

論司馬遷書

德理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又論語曰斐然成音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間者歷覽諸子之

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楚辭曰孤

行吟而孔璋章表

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

其五言詩之善者

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

元瑜書記翻

翻致足樂也仲宣

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以續彼衆賢

獨惜其體弱不足

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至

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

子路痛知音之難

遇傷門人之莫逮

呂氏春秋曰子期死

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諸子但

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

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論語子曰後生可畏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

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

中十歲所更非一

東觀漢記光武賜賜書曰吾年已三

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

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

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和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

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責當力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年一

力老徒傷悲

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消海若曰年不可攀時古人思炳燭

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書短苦夜長何頃何以自娛頗復

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魏志曰鐘繇字元常魏國初建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

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

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禮記孔子曰君子比見美詩人

珪如璋印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棘見

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歛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即為天下之名器也

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

魏王魏王召王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

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三城之都

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

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

以代號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和璧入秦相

如抗節茅經援神契曰抗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

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

俗黑如純漆王之符也通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首仰毛詩曰高山仰然四寶

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

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近日南

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拊會說文曰拊拊手

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未審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

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周稱謂也鄴騎既到寶玦初至下匣跪發五內震駭鄴城

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延篤與李繩窮匣開爛然滿目文德書曰

吾誦伏犧氏之易煥芳爛芳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

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

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

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

下除惠去賊非利之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悽

民治國道家所尚老子曰國能無崇城自卑文王退舍左

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崇侯德亂而伐之故先開示大

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

福毛詩曰永言配履然改谷抵承往告漢書曰陸賈說尉

坐謝賈稱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曰南越王胡聽告策禮記曰君之南鄉也也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舉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

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火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林

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曜路歌吹盈耳周禮曰斤與師誅于

盈耳哉日洋洋乎士卒奔邁其奮

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

覆取誠萬世引領商望

唐賦曰寒夫治膏育者

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居膏之下其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

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即石

軀且當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

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遊龍

如林尚書曰受率煙塵俱起震

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

以寒心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庶幾乎高

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

我何史記曰師公入秦宮樊噲

逆耳心猶疑而孤疑

諫師公不聽張良曰忠言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也

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友曰李梁得病七日大漸

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

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鮑

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

不瘳將深相侯曰寡人無

在腸胃間不瘳將深相侯

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

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

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

天子傳注曰湩乳汁也

傳令尹子常曰敢味良

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石苞白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郭璞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用切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揚朱之

如其迷

仲悌與先居書故具列本末趙

至字景真
舍人蕃字
時作心書
由

郡人刑辟
齊與至同
茂齊干寶
不同故題
云景真而
書曰安與

安白昔李更入秦及關而

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之沛老聃
天數曰始
子曰雅雅
扶風人也
顧瞻帝宮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郊至深而
不可教也
居范曄後
作五意之
不得居齊
斯蓋取意
得已者哉
經迥路涉
沙漠鳴雞
戒旦則飄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今意肅宗
老于之歎
至郊為及
道之舉猶
離羣獨遊
爾晨征

蘭庭

昌待切

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喻人評文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章愛好不
妾知識無
隨而去咸
可同哉

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德可刻豈徒以翰墨為勳頌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

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

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

一家之言司馬遷書通古今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

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非

要切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待惠子之知

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曹子建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頌

座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彌終詩曰

若央傷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

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

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

右眇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無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相子新論曰

則出門向西而大笑知肉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

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

王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

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

竭准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盛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

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

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思欲抑六龍之首頓蓋歿和之

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折若木之華閉濛記

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

谷次於濛記天路高邈良久無緣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

也登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

若清風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誅反覆

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早想還所治復申誅之也

歌可令意許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

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口之君子猶亦病諸堯舜其猶

病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八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

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一八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

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不

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

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迴車之懸想足下助我張目

也又聞足下在彼者有佳以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

不求而得者也得者有矣夫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且改

轍易行非良樂之御

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城

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

戰國策曰趙言謂趙王曰

不變俗而勸史記曰趙吏

俱治是不願足下勉之而

易之民也

數相聞曹植白

植集論

謂過朝歌而迴車乎此下

足下蓋昭明移之與

季重之書相應耳

下蓋昭明移之與

季重之書相應耳

季重之書相應耳

季重之書相應耳

季重之書相應耳

季重之書相應耳

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
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
戰郵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
也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
者有孫叔敖教鄭有子產而
二國矣適對嘉賓曰授不悉
往來
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
樂之通而蔽墨程自不好伎
何伎而正直墨氏短車之將
想程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
之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山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

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遷地也奉至尊者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而法言曰觀山并東嶽

虧替言辭漏滌及華持丁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

之才史記曰秦之國備具者二十人皆得十九人

餘無可取者毛遂自其未原君平居右未有所稱誦是

俗譬如錘之處囊中其未日請處囊中耳使深蒙薛公

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非特其未見而已

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二窟之效下七戰國策曰齊人

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以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

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我約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牧

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悅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

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

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

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

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秋先有三窟兔其死耳今君有一

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

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

民馮諼謂孟嘗君曰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屢獲信

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

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次以

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

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

於曾臆懷眷而愉邑者也若追三則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

并山為肴伐竹雲莖斬梓泗濱蒸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

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

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也思投印釋黻朝夕

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之要言老氏老子也對清醕

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詩曰使西施出帷嫫

母侍側越絕書曰嫫母楚辭曰嫫母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

詩曰既明且若乃近若之觀實為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

奏楚辭曰挾秦箏而彈鄭無一埴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房賦曰耀華屋而嬉洞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

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家語曰

陳陳惠公賈之有隼集庭而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如石

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怒箭

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也殷四夷聞又況權備夫何足視

辨也大公金價曰武王伐

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茲八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漢

辭宗賦頌之首為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

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賦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

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

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由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

雅曰赧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六夫莫不諷誦何但小

吏之有乎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以政事史記衛映

疾也也甘言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墨子迴

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

樂不入朝歌鄒陽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儒
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
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負

一旅杜預曰一百人也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

武鄭玄注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

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後猴之勢而望

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

能不勝見恤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

應休連公琰前日曾過休連至明日欲遣書謝

報故為

瓊白昨者不遺猥且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

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贏也已見吳李重荅東阿王

薛公藏於賣漿家魏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號

為不道保外嘉郎君課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

踴躍情有無量是以未拜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

揚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必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

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鱖也其為魚味薄不美若亡若存若

食若不食者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

與之交接於道子賤曰詹何楚人也乃請耆老尊賢

棘為竿剉粒為餌而引之車之其美懸於高然而不售酒酸

升概甚平遇客甚為引其美懸於高然而不售酒酸

何故而不售其日所人長焉其美懸於高然而不售酒酸

迎而欲之此酒亦然大不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
以蔽層而有道之士亦大不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
以不用也范武未嘗也

蒼繁俎綺錯羽爵飛騰音義曰羽爵飛騰音義曰羽爵飛騰
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

侯社預日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曰義渠西戎國名也
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

其樂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曰將軍乃肯幸臨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
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
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罷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徒恨
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延令刺史從後閣出去

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騶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騶
駒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追惟耿介迄于
騶駒在門僕夫具有騶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

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
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陽

即老子也詩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曰率彼曠野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詐諸子瑕
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
左江右淮其樂忘離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

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
臺高臺也方皇大洋也
也遇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因曰不悉瑛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連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由有無人之歌閨閣有匪存

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

如雲匪我思存王肅以宗伯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

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滅榮緒晉書曰何曾

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

觀漢記梁高上書曰獲復超起宿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

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望薄援助者不能追也多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相子新論

有高妙次聖之塊然狗處有離群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獨

才聞一知十索居亦已久矣漢書汲黯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

知其有由也受印綬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

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員隨平至其家轅學非楊

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

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

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

每大飲賓客滿堂遇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連起舞跳

悲風起於閨閣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女玉趾

蘇不爨清談而巳左氏傳楚宰遠啓疆謂魯侯曰今若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蘇蘇後爨師不有似周黨之過平閔

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

今文選卷四十二

卷二十一

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第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感之

應休連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所落草木焦卷

處涼臺而有鬱蒸切之煩浴

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

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於玄寺泥

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獨狗若

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

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嫫猶俱醜也高誘曰供醜請兩士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微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

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

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昔夏禹之解陽盱眙湯之禱桑林

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禱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

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盱音紆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其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

髮斷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

致雨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齊莊曰昔周使衛討

師興而兩之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

從逆凶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一首此書言欲歸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洛北大阜

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風伯掃途兩師

灑道進掃兩師灑道到仙傳曰赤松子為兩師按繼清

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

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文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

之上吟詠苑立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結春芳以

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林辭毛長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

曹植與吳季仲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切子餘讚善

便嬛切一緣稱妙何其妙哉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

青雲之上用不專也便嬛之妙猶不能與南子曰雖有鈞錢便芳鉞加以磨何

倫然便嬛即增也何雖仲尼忘於虞韶楚人流遯於

京臺無以過也論語子之在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滿公班嗣之書信不天借其書班嗣報

琰書班嗣之書信不天借其書班嗣報

下不易其樂天來還

都塊然其美宅須洛困於頭塵

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

可晏子思樂於工發於寤寐

之宅近市湫隘塵不

論語曰

閑子騫為費宰閑子

昔伊尹輟耕邳惲投

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竿思致君於有虞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

使人以幣聘之置器

邳惲字丑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與我夷吹賦之中是

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然歎曰陽山中惲即去

於弋陽山中惲即去

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

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

舉孝廉為郎尚而吾

書曰民墜塗炭而吾

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山父不貪天地之樂

也譙周古考史曰許

山父不慕言楚之富亦其志也

由夏則巢居冬則穴

吾仁彼以其爵我前

大其志禪為天子由

授邑誠美意也歷觀

天下也孟子曾子曰

漢書賈誼上疏曰古

吾仁彼以其爵我前

之榮尚書曰侯河之

何杜預曰言人壽且

促而河清遲也人壽

彈贊曰夷狄亡國

而國富貴之榮望

餘人功子孟後唯

而國富貴之榮望

殊異之寵是隴西之

越人之射耳

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感者不知東西見斗

極則曉然而寤矣性

人之言自見也則不失物之

情無以自見則動而

西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

人學遠射矣天而發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其儀時已交矣而生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免負擔之勤左氏傳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曰子路從而後遇文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文入曰四體不動五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路宿殺雞為黍而食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朗曰修農圃之疇畜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可矣孝經曰立身行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遊浮也言不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可用之言亦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吾將老焉左氏傳曰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喪吾將若焉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自愛疎白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內春秋曰山濤為選曹即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也其情不願仕也極其素

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欽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枉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怪言常足

下何從而便得

前年從河

東還顯

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即嵇康文集錄注曰

阿都

公孫崇顯宗譙國人為尚書

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

志力

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之言不知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許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

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

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乎

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爾謂偶然非本志也

值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包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手薦毛詩曰執其鸞刀鳴刀漫聲之羶腥

帝欲以辱汗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反汗也故具為足

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明無之今乃信其

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也趙岐孟性有子章句曰伯夷下惠介然心也

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

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亡不生耳

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亡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剛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行其波周易曰悔吝

者憂虞之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史記曰莊子名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前

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也水雖執鞭之七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如無喜色三已之無

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

得而無悶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許由春秋曰昔堯朝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行歌其揆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

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反朝廷之論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知慕相如之即忘氣所託不可

奪也左氏傳吳子諸樊與曹人除曹公孔季札辭曰曹宣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守節君我嗣也誰能奸君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藏以無失節史記曰

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相如吾讀尚子平臺孝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讀尚子平臺孝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十平有道術為縣

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于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修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

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終徒冬切史少加孤露母兄見驕

記大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

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孔

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而為儻穎亮不攻其過又讀莊

性簡略與禮相背也

老重增其放放謂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

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

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錐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弗厭豐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安

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莊子

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相妨者初不能傷也李尤至為禮

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孫盛晉陽

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逸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

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與之四同以道太祖曰此賢

素高病君吾不如嗣宗之賢聖慢弛之闕質材又不識

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聖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

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廷讀之今廼四不足一獲讀死矣其為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去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

費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

三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亦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

遣兩當關扶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

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日付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

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為及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

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

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

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不喜俗人而當與

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也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一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

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

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

不可二也必促中小心之性統以九惠不有外難當有內
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退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

意甚信之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早經游山澤觀魚鳥心甚

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告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誠其天性因而明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

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

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曰堯治天下不賞而民觀

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

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問之為人也畜短於財吾

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有故能久也王肅曰短者

也畜甚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八蜀元直曹公來征先主

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迫破庶

母見獲庶辭先主而相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匡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華子魚不

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謂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魚不

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

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

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

輪曲者必不可以為器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職達者

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

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已嗇其

腐養鴛鴦以死鼠也東子曰莊子來欲代手相於是惠子

恐投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鸞雛
子知之乎夫鸞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
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鸞雛過焉
之仰天而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國赫我邪 吾頃學養

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
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
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縱無九患尚不

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
其所不樂言已所不能堪而行之事自小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待者謂楚王

壑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吊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

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向力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劭字

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一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文禮記注曰女子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

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粥與媯同奴了切之不

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踈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

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

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

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

保餘年此真所乏耳此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

之士而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為權益一旦泊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

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芥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

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當雨時不知有廣夏隩室絲纈

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

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對

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區書曰孤負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

此既以解足下并以區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滅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

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孫皓劭至吳不

敢為通苞白蓋聞見機而作曰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曰君

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此乃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曰至亡無日矣此乃

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

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公見楚子

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率羊以迎

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

奔狄反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

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

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師浮

辭類鄭玄孝經注曰引辭連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音炎精幽

昧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栢靈失德

災譽並興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得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於

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貫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

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征討暴亂克寧

區夏尚書曰用肇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

始毛詩曰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

方上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南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

州中有五嶽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世載淑美重

光相襲武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

矩規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攸同

曰此事天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

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

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于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

不供職貢國語魏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

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

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胡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

孫權往來賻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

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

夫餘國出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

名馬貂猶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以漠南百稱王也山海經

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
說文曰漠北方疏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
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遼
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縣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
然後

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漢書述曰列郡吳王遠迹至邛班周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離散不安其居

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清泰謂一者上通
論曰餘威震于殊俗

九天野貫九野中央也東夷獻其樂與蕭愼貢其楛矢後漢
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貢弓長三尺五寸三
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

十張楛矢長一尺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
帝萬外安靜單于

不羈之虜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
名馬巍巍乎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志

其有成功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
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

震懼亦逃巴山璋救諸將勿復閑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
璋降先主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銘曰巖三江五

嶺益州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二陵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
曰權實聖子備則之虜二邦亦從子東西唱和連衡力政

假氣游魂鳥魚為伍互相劇動踰得中國自謂三公鼎足之
爭強毛詩曰汝兮互相劇動踰得中國自謂三公鼎足之

伯兮唱和汝兮互相劇動踰得中國自謂三公鼎足之
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通說臨信曰方今足下

常曰其相國晉王輔之而空

寧泰山

文武相相

文

武

相

相

志厲秋霜荀悅曰秋霜主怒也廟焉之幸孫子曰夫

勝得算多者也又曰獨見之器與衆絕慮春秋元命苞

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曰歸往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

立尚書曰放勛欽長纒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稜威奮伐窠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

毛萇曰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

可奪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羅其劔閣而姜維面縛

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

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

為笈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

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

艾降勸維等令降於會維訪會降尚君書曰小戰勝遂北

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聞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

其上曰濟面縛已見上文其時梁致肅清毅梁傳曰伐不使

而後稽顙傳玄西球琳重錦苑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

都賦曰巍巍絳闕魏絳闕兩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左氏傳曰晉滅魏魏公醜奔京

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子孟談謂趙襄子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吳志曰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交趾郡

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請蟬蛻內向願為臣妾淮南子曰蟬

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內向願為臣妾淮南子曰蟬

十日而蛻孝經曰外矢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

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矢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

之漸謂左氏傳官之奇曰諺所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國不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

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

尚書曰百寮師師虎臣武將武將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

又曰俊乂在官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新序曰

相楚國思復翰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飛吳天鄭玄曰翰

富兵強思復翰飛飲馬南海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

為單于畜兵養七循先將軍自頃國家整治器械禮記曰

器械鄭玄曰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器械兵甲也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尚書太傳

海樓船萬艘勞蘇千里相望漢書曰江淮以自剗木以來舟

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剗堯勇

倚柱怒髮上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嘉貺益腴

復取璧大王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曰

與揚雄祖書一首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

室岐曰河朔長子昌言曰惟如霜露輕賤世

偉長擅名於去公幹振藻於海隅真之青州也故云青

士公幹東平

魏足下高視於

時人人自謂堪

之珠高誘曰

江中街珠以

八絃以掩之今

南子曰九州

一舉千里舉千

辭賦而多自謂

也東觀漢記曰

嘲之反作論盛

曰伯牙善鼓琴

之著述不能無

定荀子曰有人

潤飾之論語曰

辭不為也子若

何所疑難文之

吾常歎此達言

與人通流至於

曰嗚呼尼父

陽八也寧陽

上京北魏修不

靈蛇之珠家家

侯見大蛇斷

吾王於是設天

悉集茲國矣爾夫之網以羅海內

然此數子猶復

以孔璋之才不

能與司馬長卿

馬援誠子嚴書曰

道僕讀其文夫

吾亦不能忘歎

病僕常好人譏

昔丁敬禮常作

僕自以才不過

後世誰相知定

吾文者邪

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

制春秋游夏之

記曰孔子

德連發跡於北

當此之

玉淮南子

後蛇於大

以該之頓

舉

雄淮

不閑於

反為狗

前有書

子列

世人

應時改

小文使僕

若人

僕卿

邪

文辭

辭禮記曰

不病

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怨乃可以論於淑媛子戀切

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有龍

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切官或龍淵大阿陸斷牛

馬水擊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

鴻雁而好詆切禮訶呼歌文章拈切居綺摭切之石利病日訶文

大言也又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

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日會連子日齊之辯者

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且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

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劉生之辯未若田

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日息止也人各有好尚

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駁曰恐日薄於西山尋歷曲

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

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

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

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

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

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又北

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

道衆人莫今將植橘抽於玄淵蒂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

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表龍章於裸

脩而游不用之卿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

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

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夫物不我貴

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

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

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血心人之鄉摠轡遐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鞞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迫路涉沙

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

戢曜則情劬於夕惕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

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

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慣氣雲踊

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

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憤發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

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曰邑與馮衍躡崑崙使西倒

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以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

騷郡太守箴曰大時不我由六垂翼遠逝垂其翼君子于行

三日不食鋒鉅靡加翅翮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

哉周易曰樂天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

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友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惟房

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

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榮榮飄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
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親之肝膽胡各
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
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

李陵與燕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棄鷺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天之曰苟

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口嗟乎鷺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

劉璠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

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大朱輪華

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

史記荆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豕邪山祝文曰

杖節擁旌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如何

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

邪漢書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
旃為牆音義曰穹廬亦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邪尋君去
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秋曰君

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

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

錄用鄒潤甫為諸葛魏瑁與暨豔書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

時也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

將未信賊將亦兩心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

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

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談不能一二其詳朱鮪涉與喋同切

血於交于張繡刺刃於愛于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謝承後漢書曰山九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

鮪曰赤眉已得長山女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

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議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

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

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于安民遇害四羊張繡率

眾降封列侯漢書曰願通說范陽令曰慈心孝子所不敢

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挿地中

皆為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
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
法申恩吞舟是漏之荒畔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
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

其捐以識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曰相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

曲池又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

雁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糾羊柔佩紫懷黃讚帷

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

與朕謀深執忠孝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

書曰終軍為謂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

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並刑馬作誓傳之于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

盟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氍毹之長寧不衰哉毛詩曰有

馬遷書曰禮震懼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

縛西都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

城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圖許許信公見楚子於武

街壁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

墜李陵與蘇武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

書曰但見異類氏蘭氏後有須卜氏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

此三姓其貴種也道武諱珪改稱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

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可掩焦爛見下文

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

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為

雙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南指自

相夷部落攜離會豪清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

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方當繫頸蠻邸

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羈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

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

乎袁枚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也猶鷺巢于幕之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

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婢移豈不愴恨袁宏

帝春秋滅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

故交之綢繆撫弦擣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

邊吏讓鄭曰今執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

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其

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

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

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

潛之魏武侯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

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

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

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

久矣起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書

西河果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書

父母顧妻子莊子惠想早勵良親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

子曰人故無情乎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

納至言思聞良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

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

明之世漢書曰孝惠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

高后時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

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剋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

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編髮漢拜

使將軍莊緜將兵略巴黔中緜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

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眾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

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

曰厥角叩頭也唯北狄野心拙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額角犀厥地也唯北狄野心拙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陰無停髮尺而秋菊春蘭美華靡定辭曰春蘭兮秋故

波豈徒旋東京東曰其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

存其梗槩更酬其旨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

室之談有徵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

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王

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

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

折春殪車中伏弋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之有豈可

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冀東平之樹望成

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

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於相西靡宣城記曰

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姓泉昔有舒氏女

與其父析新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止言家地還唯有清泉

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一涓迴流有朱鯉一

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但懸劍空隄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

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徐君徐君不言而色

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徐君徐君不言而色

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君徐君不言而色

移書讓太常博士序序

劉子駿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

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

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讓之曰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

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論語曰自衛反魯則詩書修春秋春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

亡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曰子夏六十重遭戰國奔逸

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

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

篇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扶又盧

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

八人禁出百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

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

古禮也秦儀雜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就之上一曰可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

事傳也公卿士八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漢書曰定天下

論羣臣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

為瓜分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

人非終于侯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

白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

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

初出於八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今其書日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

出比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

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

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一泰誓後得

博士隼小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

秦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

土見禮廢樂崩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道孤而無主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

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二有二十九篇書十六

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

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

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

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傳

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七略曰孔家乘魯有栢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
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
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
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今聖上
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
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
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
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公

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望而耳非所望於士君子

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人上所考視為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往者博士書有

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

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也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

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琊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臨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義雖相反猶並置之河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

夏侯之學

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
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
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

王車轉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

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

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

子曰孔子彷彿塵垢

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直上吾方

知之矣

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

霞外芥千金而不矜

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

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却行而脫屣也淮南子曰堯年

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

易也劉熙孟子注曰舜草履可履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

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薪歌是瀨未聞豈期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浹程子之悲慟朱公之哭蒼黃翻覆素絲也

程墨程也朱揚朱也淮南子見其可為其路而哭之為其

高誘曰閱其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蒼

別與化也篇曰黷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

子平也己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世有

陽人也性倣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周子儁俗之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

為長洲王後軍參軍卒於官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

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使使者曰此顏闔也使人以幣先

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誤而遺使者

罪不若審之使者及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

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若然似喪其偶郭象偶吹草堂濫巾

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切北岳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中徒孺誘我松桂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騫

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公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周

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悵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談空空於

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

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六官曆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傳

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傳

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葦根殷

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

遂負石沉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名子開涓子名子開涓子名子開

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芝製裘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辭

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

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芝製裘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辭

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芝製裘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辭

曰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

而為裳主逸曰製裁也

望林戀而有失顧草木而心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

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跨屬城之雄冠百

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帙長

殞法蓮火埋敵扑誼踴犯共慮牒訴控惚裝其懷過秦論

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入余生之無歡琴歌既斷酒賦無

兮愁控惚於山陸王逸曰惚困苦也

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賦此帛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尚書王曰課第也然今考第五句課也龍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於前錄漢書曰張敬折獄明啓四川書龍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

希蹤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明月獨舉成公綏鷹賦曰青松

落陰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

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鹿纓故曰海岸也東海人

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於是南岳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

譏攢峯竦諒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計

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

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

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

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漢書曰內

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

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雅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

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也預左氏傳注今又促裝下邑浪

拽制上京也楚辭曰漁父也上昭漢書注曰拽揖也雖情投於

魏闕或假步於山肩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曰魏闕象魏也說文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尚書曰

曰高外閉之闕也厚有碧嶺再辱丹崖重泮塵游躅於惠路汗渌池以洗耳

皇甫謚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

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臙臙

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

君謝逋客

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

文選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巴蜀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即楚中徵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發轉漕萬餘人司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天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土之康

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

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荒莫不來享爾雅曰

番禺太子入朝越後

東越所伐漢以兵救

以云弔也非訓至也

此其南夷之君西

不敢惰怠論語撰考

面而立天下皆延頸素王受命議曰莫不

論語撰考曰遠都

論語撰考曰遠都

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

曰自彼氐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王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

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

長言君者大之也楚蒲常效貢職

北切文穎曰捷為縣常效貢職

曰聖人南

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夫不順者已

故遣中郎

道

道

將往賓之唐中郎將即

使者不然張揖曰不

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

郡又擅為轉粟運輸比

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夜燔皆攝弓而馳荷兵

唯恐君後觸白刃胃流

如報私讎彼豈樂死亞

編列謂編戶也准計深

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

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有六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

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

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流汗相屬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逐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

爵如得曰析中分也白位為

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

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

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幣役

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上

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身死無名諡為至愚無名

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宜乎陛下患使者有

唐中郎將即

張揖曰不

張揖曰發三

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

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幣役

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無名

無名

無名

無名

信使誠信之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老孝悌以道民焉置三方

今田時重煩百姓欲也不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函急也漢

日審夷使咸喻陛下之音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

附宜歸本初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

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

何乃上及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王歸陶謙謙表

公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

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夫非常者

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均夷之敗史記曰秦二

其左駱馬殺之問占慶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

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

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

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

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求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

禄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漢書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吕台吕產為

王呂氏崩將軍相國產類兵秉政常昭國語注曰李未

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脊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

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

齊王今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

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

代王立是為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

明表也明表謂明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

璜並作妖孽殘虐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

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

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豷豷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

口腹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抱鵝是食人郭璞云

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父嵩乞匄攜養因賊

禹鼎左氏傳所謂

假位魏志曰曹叡馬彪續漢書曰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乞也古賴切

輿金輦壁輸貨狴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周易曰鼎卦五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操贅闔遺醜本

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天下之大器也操贅闔遺醜本

亂樂禍幕府董統雁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

董卓侵官暴國董卓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

夏收羅英雄弃瓊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

拜紹渤海太守紹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偏師

以渤海之眾以攻卓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

也漢書衛青傳曰裨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

郡領兗州刺史

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

被以虎文獎蹙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

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

元殘賢害善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者於

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謂呂布也漢書曰

不登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氏傳曰擐甲執兵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也漢書衛青傳曰裨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

大搏擊之用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傷

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

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

被以虎文獎蹙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

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

元殘賢害善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者於

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謂呂布也漢書曰

不登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氏傳曰擐甲執兵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也漢書衛青傳曰裨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

大搏擊之用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傷

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

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

被以虎文獎蹙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

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

元殘賢害善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者於

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謂呂布也漢書曰

不登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氏傳曰擐甲執兵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氏傳曰圍未彭城非宋地也於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杜預曰擢賈也胡長切看欲逐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
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忿怒
日膠西王叩頭漢軍壁極其死亡之惡復其方伯之位承
了高侯執金鼓見之
後漢書曰擢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敗投紹紹哀則幕府
之乃給兵五千八還取兗州說文曰無上舉也

無德於充士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

於西也後會鸞駕反於邠羣虜寇攻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

洛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讓紹紹遂領

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故使從事

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

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卑

侮王室敗法亂紀謂家語孔子曰是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受先五

宗所惡滅三族宗亦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

百察鉗口道路以

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尚書記劾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

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

徒時表術借亂操託處與術婚姻不以欲圖廢置奏收下

獄効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程義勇滅三族皆至同坑以

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

官儀曰尚書為中

臺御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受先五

宗所惡滅三族宗亦

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

臨淄大夫與田常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

之亂夷三族也

不應反脣張湯奏

白鹿皮幣令下願異

百察鉗口道路以

異腹非論死自是之

後有腹非之法也

目誹王王怒得術巫史

尚書記劾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

鉗其道嚴切以目

尚書記劾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

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

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

憲網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

徒時表術借亂操託處

與術婚姻不以欲圖廢置奏收下

獄効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程義勇滅三族皆至同坑以

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令聽改容加飾操欲遂奪時明社
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
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髀
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
實皇后生孝景帝
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
哀位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
曰古之葬者松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隨
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
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置繳充蹊坑穿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
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
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慕付方詰外姦

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

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

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如產男叔姬乃欲

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

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強寇禁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

圖瓚瓚自知必敗盡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

殺其妻子乃自殺

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

淪山谷范曄後漢書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人居塞於是操師震懼者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軍統領諸種

晨夜逋遁屯據教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

度漢書音義曰教地名在欲以塘娘之斧禦隆車之隧

濠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塘娘乎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忽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答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

謂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

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擾而右搏彪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

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

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

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雷震虎步並集

虜庭李陵詩曰幸記不若焚燄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

燦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秋蓬蒿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或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

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覆亡

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八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若迴

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八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若迴

施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徽播

用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二書曰何謂上崩秦

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楚齊越之兵是也

當此之時安工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

瓦解孫卿子曰奔伐有苗禹伐共土湯伐有方今漢室陵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

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

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

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

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

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

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書到

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

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

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風俗通

律者法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

心大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營獲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徵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告江

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左氏傳閱夫見機而作不虞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

機而作不侯終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知智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

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

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蔽亦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濟簡墨漢書音義服

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

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一出必齊戒入廟受斧

故曰齊斧也譬猶穀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

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

策曰勃謂田單曰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

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嬰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

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

容禹惟時有苗弗率文祖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

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

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朝鮮之壘

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朱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

不刊南越之旌不披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

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
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
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音夫差
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音夫差

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

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

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
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申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

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

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謂對舉以爭輕

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

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也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及吳王淠驕恣屈強猖獗始

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亂漢書曰吳王鼻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海州為吳王孝景五

父之會夫于語我九自以兵彊國富勢凌京城太尉帥師

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彊國富勢凌京城太尉帥師

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

楚敗之七國大王淠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溜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

上文淮南子起淠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

胷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

軍漢使人鉞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何則天威不可當

適啓其口七自巳陷其胷矣給音給何則天威不可當

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疆如二袁勇
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一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

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

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

可勝數淮南子曰鷓視虎視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近者關

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

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阻二華據

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孟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去小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

赴船急戰斐曰放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

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乃縱橫騎夾擊大破之斬宜

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

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武王載旆有虞秉鉞如小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

十乘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檣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

唐曰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漂檣是後大軍所以臨江

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邈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畧曰韓遂字文逆賊

約在京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

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魏志曰初隴西宋建

衆抱罕夏侯淵討之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

屠抱罕斬建涼州又鎮日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

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籠魯皆我王誅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

周禮曰負固皆我王誅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公西征張魯偏將涉

隴則建約象

夷於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

其於摩斬建

遂死已見上

驅至魏志曰公

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進臨漢中則陽平

不守魏志曰公

乃遣高柞等乘險夜襲大敗之十萬之師

土崩魚爛張

魯通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

曰魯第衛夜

遜魯潰走巴中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土

崩已見上文

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柰何魚爛而

氏傳胡突曰魚

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

種落共舉巴

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七年七姓巴夷

民來附於是

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杜濩舉巴夷賓

濩巴西太守

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鉦鼓一動二方俱

定利盡西海

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

安上疏曰不勞一

兵之鋒鉞與頌同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

稷神武非徒人力

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

考異郵曰赤帝之

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大啓爵命以

私覆地無私載毛

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

示四方魯及胡濩

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

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

侯將軍已下千有

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

安堵如故管子曰

士農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左氏傳楚

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

子漢書有父母嬰

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非國家

鐘禍於彼降福於

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滄勳曰

文選卷四十四

詩曰

理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鳥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

示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

日扞衛也音捍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

安二十一年治與匈奴南單于呼完野及六郡烏桓丁令

屠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野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霆奮席卷自壽春而

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色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族第

也為征西將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

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橫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剋期五道並入大舉大師至壽春而南一道

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一道也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

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日所特禽疾楊雄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是隨故

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

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王可翹

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

術偕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呂布作亂師臨下邳

死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

死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

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馮門人也以兵

降拜中郎將還討畦固薛洪穆尚開城就化魏志曰畦固

爵為關內侯大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

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逐濟河圍射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

舉事立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

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

遊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蔭由守郡公審配兄子開

門入兵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城門內兵配逆戰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

舉縣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表熙大將焦觸叛凡此之輩

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

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

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審邪正之津

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

乃建立山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

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

曰聖人轉禍為若夫說以計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耳

福報怨以德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燧俱滅者亦甚衆多吉

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是收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款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

以冀矣魏志曰太祖征張魯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千人八明曰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十人斬一將權遂為家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

敢動權守合肥十餘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

日城不可入乃引還人之所助者信也

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

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照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

權乃遠偽若不知與張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

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

為其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二夫聞誅一夫紂矣

朱問弑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

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

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

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何者去就之道女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

多在載籍近魏叔英未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耽學好古周秦明也田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又子孫尚書曰求多福而周血門戶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

構能負析薪吳曰曰天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

古人有言曰其心及是諸顏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是諸顏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是諸顏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是諸顏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是諸顏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是諸顏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是諸顏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及是諸顏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薪其子弗克負荷

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於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

器尚書曰所寶惟賢也趨金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芥無柯何以自濟陸

新語曰有芥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

羅賢聖之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朝陽鷓鴣之鳥巢於

葦若若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鷓鴣既取我子無毀

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

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茆風至茆折

巢覆有子則死有郊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鷓鴣也上

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鷓鴣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

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若若折今正

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苦與茆同

之地無異葦若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

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未能如策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

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夫係蹄在

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係蹄在

足則猛虎絕其蹄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

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害七尺之軀情匪不

豕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蹄也願

公早圖之也延叔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

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

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蛇在手則斬手盡足則斬足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何則以其所全者重

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盡音釋

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

之安甘折莒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

碎尚書曰火炎昆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

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

鍾士季魏志鍾會字士季于穎川人少敏惠夙成爲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爲魏太祖

世及諸正莫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高祖文

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

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魏

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

業休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國率三齊民

未蒙王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此

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劇秦美新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

隆前緒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明允勛勞王室宰輔

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布政善惠而萬邦協

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布政善惠而萬邦協

曰毛詩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因時百

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悼彼巴蜀獨為匪民詩

曰哀我征夫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

罰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

軍龔行天之罰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賂谷伐蜀古之行

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

以來也仁者生而不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

各義者成而不有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周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尚書曰式

散階七旬有苗格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曰奉辭

發鉅橋之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曰奉辭

曰臣幸得使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

備有文告之文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

曰好戰窮武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益

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

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蜀志

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

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

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

死命也左氏傳于太叔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

隴右蜀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

遑脩九伐之征也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

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周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
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社之內外亂鳥獸行則
滅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
殺將千里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

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邦
破之又曰姜維寇北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
與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
始立牙之口吉氣來應旗捕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
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

勝之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
微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

卒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

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左氏
孫述已見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

馬佚曰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

險也是非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

金匱曰明者見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
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

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陳平背項立
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
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
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
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孫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
之妹夫也魏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文欽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

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

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鴛及

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

內侯大將軍乃自歸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

縛降拜咨安遠將軍札記于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

主曰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

哉見機已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

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

已見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

變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

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

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並已日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雞蜀父老一首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便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帝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

披靡因朝冉從馳定策存叩服度曰冉馳管仲皆蜀郡西

靡也文類曰叩今為叩都縣策今為定略斯榆舉苞蒲鄭

策縣皆屬越嵩善曰臨蒙江功策音鑿略斯榆舉苞蒲鄭

子西山王逸曰結族也至于蜀郡耆老大夫宿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勿絕而已應劭漢書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受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愁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

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

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

者其始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弃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

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夷推結左社之人也

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

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常昭曰粗猶略也祖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

本難知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

出汜濫衍溢張揖曰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

江疏河張揖曰通也灑沈澹矣張揖曰灑分也常昭曰灑史經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弱推

動之災也灑或作澌字書曰澌水索也賜務切說文曰澹灑也徒灑切灑師古曰沈澹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也

以安定其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求寧富斯之勤豈惟民

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肢膚不生毛張曼曰

孟康曰腠胝理也常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蒼解詁曰腠胝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文浣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臣只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

嗥齧拘文牽俗應劭曰嗥齧急八之脩誦習傳當世取說

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一字詁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乎兼谷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濱是以六合之內八

涯也本亦作賓

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六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

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

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

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

大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

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論語比考讚曰賜風德宋均曰賜
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
論語集語故可使願得受

號者以億計故巧關沫若漢書音義曰沫若水出蜀西微外入于

江若水出廣平微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微牂牁水出微塞也以木鍊靈山

梁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屬越雋辟孫水出登

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謂所

駕者使既逝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常昭曰智梅慎切言疏遠之國

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智且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

安國曰昧且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

外提福不亦康乎說文曰提天拯氏於沈溺奉至尊之休

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陵夷即

史記張釋之曰秦凌源生而至於二世百姓雖繁又惡可以

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

漢為成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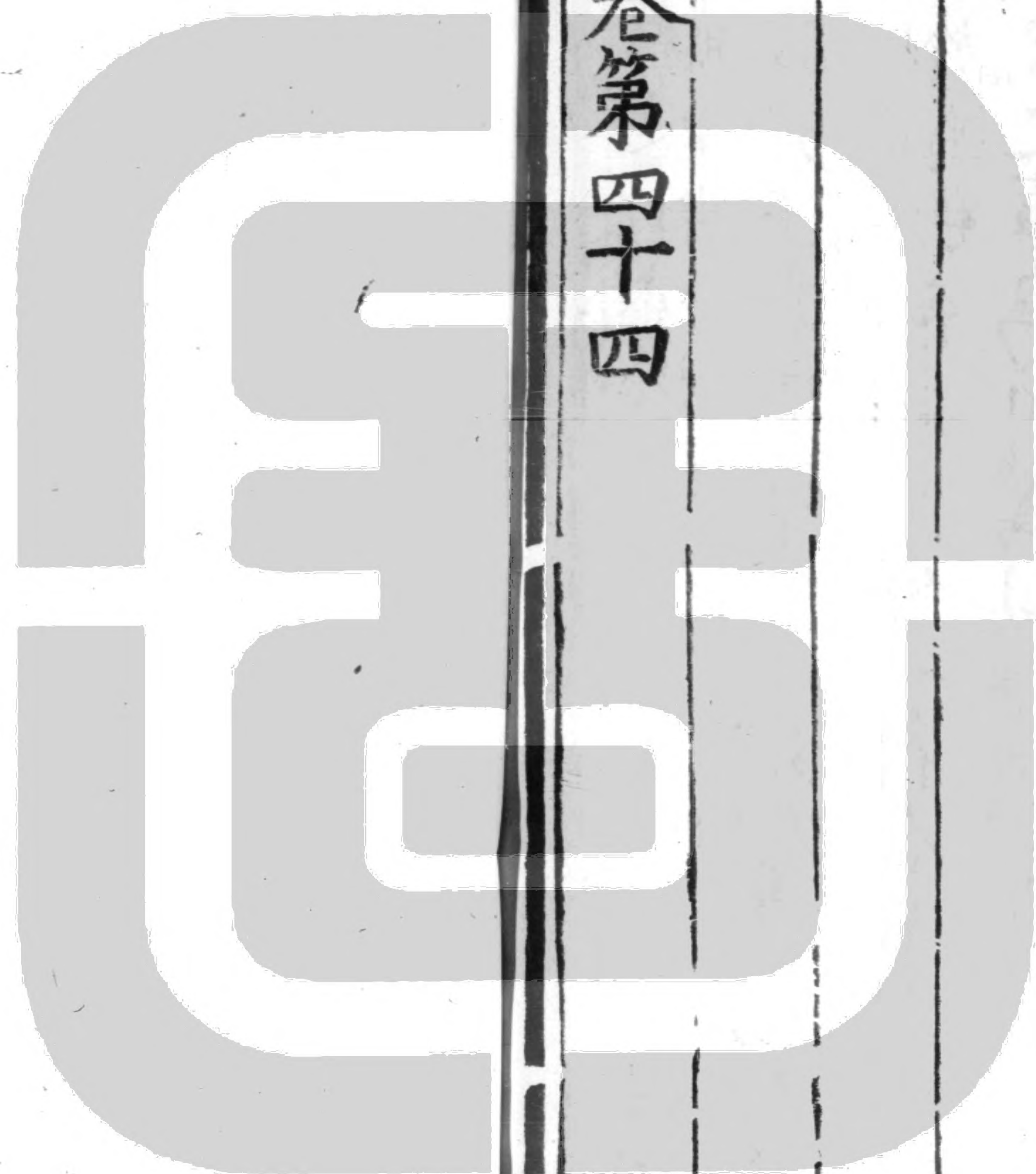
寥廓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

稱曰名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

之敬罔靡從遷延而辭退書大傳曰魏文侯問

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文選卷第四十四

